

JORGE LUIS BORGES

巨擘书库◎博尔赫斯核心文集

博尔赫斯谈艺录

王永年 徐鹤林 黄锦炎等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JORGE LUIS BORGES

巨擘书库◎博尔赫斯核心文集

博尔赫斯谈艺录

王永年 徐鹤林 黄锦炎等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博尔赫斯谈艺录 / (阿根廷) 博尔赫斯著; 王永年
徐鹤林等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5.12

ISBN 7-5339-2232-8

I. 博… II. ①博…②王…③徐… III. ①散文—
作品集—阿根廷—现代 IV. I78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5907 号

Jorge Luis Borges

OBRAS COMPLETAS

© Maria Kodama 1996

by The Wylie Agency (UK)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 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图字: 11-1999-01

策划统筹 曹 洁 李庆西

责任编辑 李庆西

装帧设计 文森析

博尔赫斯谈艺录

王永年 徐鹤林 黄锦炎 等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375 字数 320000

ISBN 7-5339-2232-8 定价: 26.00 元

编辑手记

博尔赫斯以小说、诗歌名家，但他写得最多的却是随笔札记，就文字篇幅而言，其小说和诗加在一起才跟这些文章大致相埒。以前国内许多出版物介绍博尔赫斯时，这类文字大抵冠以“散文”之称，其实博尔赫斯写的不是通常那种记人叙事、写景状物的散文，而是专门谈论创作问题的艺文随笔。这是作者最擅长的文体之一。

需要稍作说明的是，这些笔触隽永、富于哲趣的文章并不只是玄思匡辩的结果，也包含直接来自生活的印象——郊外灯火，市井打斗，匕首和六弦琴，喧嚣而忧伤的探戈。当过二十年文学教授，又做过十八年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的博尔赫斯，虽说一生都生活在书籍和文学作品之中，却不是那种只想躲在书斋里的学究式的人物。他讨论创作艺术似乎也跟创作本身一样，同样是从苦难和喟叹之中寻觅世人的精神踪迹。所以，这些智性文章写得极具感性，譬如关于梦魇，关于隐喻，关于时间，关于但丁《神曲》的修辞意图，关于侦探小说的叙事法则，等等……诸如此类的诡谲之辩，让他一说都没有什么让人发怵的地方了。用干干净净直白的语言去解决思辩问题，实在是这世上少有的一项本事。他在一篇介绍莎剧的序言中写道，“我读过许多关于《麦克白》的文章，也忘了不少。”（威廉·莎士比亚《麦克白》）直言“忘了不少”显出一种优雅的自负，是不想搭理那些直冒酸气的专家学者，一句话打发了一大堆麻烦。

博尔赫斯在许多美学看法上都有一点特立独行的意思。比如，他对莎士比亚是否将无限期的经久不衰表示“无可奈何地怀疑”，而坚

信许多二三流作家的作品乃或街谈巷议中都可能有着堪与经典作品相媲美的东西——经典文本之所以经典，是因为有一个历史的动态过程，他把产生经典的动因更多地归结为某些接受机遇。（《论古典》）他在卡夫卡的小说里追踪卡夫卡的美学先驱，从济慈的诗句中寻找个体与群体的时空联系，从霍桑和爱伦·坡那儿发现了幻想与真实相碰撞的心理轨迹，这些不囿成见的审美认识总是那么新颖而生动，显示出某种超前的感知。人们知道，接受美学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开始向唯文本主义发起挑战的，而博尔赫斯早在五十年代初就据于既往的审美经验指示了解释学的路径。他从作者、作品和读者交互关系中发现了历史，而不是根据历史来定义作家、作品，这里边的阐释逻辑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个古老命题，至今在许多研究者那儿还是一头雾水。

在博尔赫斯的艺术迷宫里还有若干通向哲学的小径，从柏拉图到帕斯卡，从犹太教的神秘哲学到东方佛禅，思维的分岔接连不断导入思想的幽胜之境。这也是博尔赫斯艺文随笔的一大特色。其实，他思想的许多方面都走在当日学术前沿，甚至六十年代以后一些名声大噪的新学说也能从他这儿影影绰绰瞧出一些轮廓，诸如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当然，博尔赫斯没打算要做哲学家，他最感兴趣的还是现实与想象的关系，时间与无限的奥义——对于作家来说，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施展自己的“魔幻”之术。这不算什么哲学，甚至都不是一本正经的美学问题，一切取决于经验与情感。

编完这部《博尔赫斯谈艺录》，不由想起中国学者钱锺书在他自己的《谈艺录》中作此自叙：“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大凡这类智慧之作总是出于心灵深处的诉愿。

以“谈艺录”为书名者非钱氏自创，明代徐祯卿的诗话就作《谈艺录》，而今移至博尔赫斯的艺文随笔似亦妥帖。

博尔赫斯全部艺文随笔约超过一百万字，凡四百余篇。本书选录

其中的七十六篇，分别取之作者的十个随笔集，即《埃瓦里斯托·卡列戈》（1930）、《讨论集》（1932）、《永恒史》（1936）、《探讨别集》（1952）、《序言集成》（1975）、《博尔赫斯口述》（1979）、《七夕》（1980）、《有关但丁的随笔九篇》（1982）、《文稿拾零》（1986）和《私人藏书：序言集》（1988）。

目录

马车上的铭文	3
骑手的故事	8
探戈的历史	13

以上《埃瓦里斯托·卡列戈》

读者的迷信的伦理观	22
对现实的看法	26
电影	32
叙事的艺术和魔幻	36
关于惠特曼的一条注解	45
《布法和白居易》的辩护	53
福楼拜和他典范的目标	58
阿根廷作家与传统	62

以上《讨论集》

隐喻	70
循环时间	74

以上《永恒史》

长城和书	78
帕斯卡圆球	81
柯尔律治之花	85
柯尔律治的梦	89

我们可怜的个人主义	93
吉诃德的部分魔术	96
纳撒尼尔·霍桑	100
作为象征的瓦莱里	118
关于奥斯卡·王尔德	120
关于切斯特顿	123
第一个威尔斯	127
卡夫卡及其先驱者	130
论书籍崇拜	133
济慈的夜莺	138
谜的镜子	142
传说的形形色色	146
从寓言到小说	151
有关萧伯纳的杂记	155
一个名字两个回响的考察	159
历史的羞怯	164
论古典	168

以上《探讨别集》

威尔基·科林斯《月亮宝石》	171
弗兰茨·卡夫卡《变形记》	174
赫尔曼·梅尔维尔《巴特贝》	178
威廉·莎士比亚《麦克白》	181
沃尔特·惠特曼《草叶集》	188

以上《序言集成》

侦探小说	193
------	-----

以上《博尔赫斯口述》

奇妙神曲	204
------	-----

梦魔	221
《一千零一夜》	235
诗歌	248
犹太教神秘哲学	265

以上《七夕》

《有关但丁的随笔九篇》序言	276
第四歌里高贵的城堡	281
乌戈利诺的虚假问题	286
尤利西斯的最后一次航行	290
仁慈的刽子手	294
但丁和有幻觉的盎格鲁-撒克逊人	297
《炼狱篇》第一歌第十三行	301
大鹏和鹰	303
梦中邂逅	307
贝雅特丽齐最后的微笑	311

以上《有关但丁的随笔九篇》

文学“新生代”	315
曹雪芹《红楼梦》	319
伊萨克·巴别尔	321
欧内斯特·海明威《有的和没有的》	323
威廉·福克纳《不可战胜的人》	325
约翰·斯坦贝克《人鼠之间》	327
施耐庵《梁山泊好汉》	329
紫式部《源氏物语》	331
一部悲剧性的英国小说	333

以上《文稿拾零》

胡利奥·科塔萨尔《故事集》	335
---------------	-----

莫里斯·梅特林克《花的智慧》	337
安德烈·纪德《伪币制造者》	339
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	341
尤金·奥尼尔《伟大之神布朗》《奇妙的插曲》《哀悼》	343
约瑟夫·康拉德《黑暗的心》《套在脖子上的绳索》	345
赫尔曼·黑塞《玻璃球游戏》	346
古斯塔夫·福楼拜《圣安东的诱惑》	348
胡安·鲁尔福《佩德罗·帕拉莫》	350
丹尼尔·笛福《摩尔·弗兰德斯》	351
托马斯·德·昆西《康德晚年及其他散文》	353
普布留斯·维吉尔·马罗《埃涅阿斯纪》	355

以上《私人藏书：序言集》



博尔赫斯谈艺录

马车上的铭文

读者心目中务必要有一辆马车的模样。读者尽可以往大里去想，后轮比前轮高，蓄势待发。车夫是土生白人，像他驾驶的木料和铁材制造的车子那般结实，他漫不经心地吹着口哨，或者用温柔得几乎荒唐的声音指挥三匹拉车的马：后面两匹卖力气，前面一匹套着铁链打头开路（对于喜欢用比喻的人，好比破浪前进的船头）。载重或不载重，区别不大，只不过空车行驶时不那么带劲，车夫显得更傲慢，仿佛仍保持着匈奴王阿蒂拉的战车特有的军事含义。行驶的道路可能是鹅山街、智利街、帕特里西奥斯街、里韦拉街或者巴伦廷·戈麦斯街，但最好还是拉斯埃拉斯街，因为那里的车辆林林总总，各式俱全。缓慢的马车在那里总是落后一段距离，但滞后却成了它的胜利，似乎别人的迅疾是奴隶的惊慌紧迫，而它的迟延则是完全掌握了时间，甚至掌握了永恒。（暂时的掌握是土生白人惟一的无限资本。我们可以把迟延提升为静止不动：即空间的掌握。）马车经久不衰，车帮上有一行铭文。郊区的古典主义要求如此，尽管加在马车的坚实、形状、用途、高度和现实的表面现象上的漠然的标识，证实了欧洲讲演人对我们的喋喋不休的指责，我不能隐瞒，因为那是这篇文字的论据。长久以来，我一直在收集马车上的文字：马车上的铭文体现了漫步街头的收获，比起如今越来越少的收藏实物更有诗意。

我无意把那些拼凑起来的東西一古脑儿倒在桌面上，只想显示其中几个。选择标准从修辞学角度考虑。众所周知，那门有条理的学科包括词语的全部效用，直到谜语、俏皮话、离合诗、拆开重组的格

言、回文诗、立体回文诗，以及符号的微不足道或者平凡的效用。最后一项是象征手段而不是词语，假如它能被接受的话，我认为把马车上的铭文包括在内也就无可非议了。那是名言的变体，起源于盾牌装饰的文字。此外，不妨把马车的铭文和其他文字相比，好让读者抛弃幻想，别指望我的调查出现什么奇迹。西班牙文学史编纂家梅嫩德斯-佩拉约或者帕尔格雷夫的深思熟虑的选集里，既然没有或者从来没有过，我们在这里又怎么能奢求？

有一个错误十分明显：把马车所属的家族姓氏当作马车真正的铭文。“博利尼庄园楷模”是缺乏想像力和粗鄙的招牌，可以作为我指出的那一类型的例子；“北方之母”是名副其实的萨韦德拉家的马车。这个名字很漂亮，我们可以有两个解释。一个不可信，置隐喻于不顾，假定北方是那辆马车创建的，在它创造性的过程中衍生商号、杂货铺和油漆店。另一个是读者已经看到的名副其实的解释。但是这类名字属于与家族无关的另一种文字，即企业商号的类型。它们常见于有名的老字号，例如比利亚·乌尔基萨的裁缝店“罗得岛巨人”和贝尔格拉诺的床厂“睡乡”，但那不属于我要探讨的范围。

真正的马车铭文花色并不是很多。传统上都用肯定的句子——“贝尔蒂兹广场之花，胜利者”——似乎对花哨感到厌倦。“钓饵”、“手提箱”、“大头棒”也属于这类。我很喜欢最后一个名字，但想起另外一个，也是萨韦德拉家的，就觉得“大头棒”黯然失色了。那第二个名字是“航船”，让人联想到海上漫长的航行，马车在草浪起伏、风沙蔽日的潘帕草原上行驶，确实有航船的味道。

送货上门的小马车上的铭文是一种特有的类型。妇女的讨价还价和闲扯家常磨灭了它们闯荡世界的豪气，花里胡哨的文字倾向于吹嘘服务项目和殷勤态度。“潇洒走一回”、“照顾我的人长命百岁”、“南方的小巴斯克人”、“采花蜂鸟”、“有前途的卖奶人”、“好小伙”、“明儿见”、“塔尔卡瓦诺的记录”、“谁都会看到太阳升起”，是一些欢愉的例子。“你的眼睛使我着迷”和“有灰烬的地方一定有火”表现了

个性化的激情。“妒忌我的人死不瞑目”，显然带有西班牙式的干预性质。“我不着急”，带有根深蒂固的土生白人的脾性。短句的没精打采或者严厉往往会进行自我纠正，非但由于说法的可笑，而且由于短句的数量太多。我见过一辆卖水果的小马车，除了它那自负的“市郊喜爱的水果车”之外，还用双行诗自鸣得意地宣称：

我说过，我重申，
我不羡慕任何人。

另外有一对画得不太高明的探戈舞者的形象，断然标明“古老的权利”。那种简短的废话和精炼的狂热使我想起《哈姆雷特》剧本里著名人物丹麦朝臣波洛涅斯^①，或者现实生活里的波洛涅斯，西班牙格言派作家巴尔塔萨·格拉西安的措辞。

我再谈谈古典式的铭文。“莫隆的新月”是一个潮湿夜晚我在各种气味混杂的批发市场中央偶然看到的一辆马车上的铭文，车帮的铁栏杆像是船上的装备，居高临下，俯视四个轮子和十二只马蹄。“孤独”是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南部看到的一辆跑长路的大车铭文。它的用意和“航船”相同，只是更露骨罢了。“女儿爱我，与老娘何干”，字数不多，尽得风流，虽然没有尖刻的言词，无赖口气却昭然若揭。“你的吻属于我”也属这一类型，它本是一支华尔兹舞曲的歌词，写在马车上就带有傲慢的味道了。“你瞧什么，妒忌的人”有点女人气和自负。“我感到自豪”，在高高的车夫座上映着辉煌的阳光，远远胜过伯多的激烈的指责。“阿拉尼亚来了”是个美妙的通告。“金发的姑娘，等到什么时候”显得更美妙，非但由于它的省略形式和预先声明对黑发姑娘的偏爱，而且由于副词“什么时候”的用法带有讽

^① 波洛涅斯，《哈姆雷特》中两面三刀的御前大臣，哈姆雷特情人奥菲莉娅的父亲。他唠叨世故，把哈姆雷特对女儿的深情说成是一种“捕捉愚蠢的山鹑的圈套”。

刺意味，在这里等于是“永远不”。（我在一首民歌里看到那个蔑视的“永远不”，遗憾的是当时没有低声念几遍把它记住，或者用拉丁文加以淡化。我用下面这首墨西哥当地歌词作为替代，原词见鲁文·坎波斯编的《墨西哥民间创作和音乐》：据说人行道上——不让我走；——他们可以禁止我走人行道，——但我的留恋永远禁止不了。永远不，我的生活也是拼搏的人制止棍棒或另一个人的匕首时一个惯常的出口。）“枝头花开”是一个十分宁静和奇妙的铭文。“几乎一点没有”、“你早该告诉我”和“有谁会说”，讲的是好人改不了的坏习惯。里面包含着戏剧性的情节，在现实生活中相当普遍。它们符合感情的波折：永远和命运相似。它们是文字永久保存下来的姿态，不间断的肯定。它们的暗示手法是郊区居民常用的，他们不可能直截了当地叙述或者推论，说话喜欢吞吞吐吐，泛泛而谈，旁敲侧击：像跳舞那么扭摆。“别为逝去哭泣”这句凄楚的铭文体现了郊区居民的尊严和莫测高深，引起了舒尔·索拉尔和我极大的兴趣，促使我们探索罗伯特·勃朗宁的微妙的神秘、马拉美的琐碎和贡戈拉的令人厌烦。“别为逝去哭泣”，我把那枝深色的康乃馨转送给读者。

文学领域里基本没有无神论。我原以为自己不再相信文学，跃跃欲试地打算收集文学中的这些一鳞半爪。我原谅自己的理由有二：一是民主的迷信，认为任何佚名的作品都有不外露的长处，但我们知道谁都不了解的东西，仿佛智力在无人注意的情况下更为活跃，能更好地完成任务。另一个理由是我们把什么事都看得太简单。我们痛心地承认，我们对于一行文字的评价不可能是最终的意见。如果说我们的信念不寄予整章，至少是寄予整段。在这里，不可避免地要提起荷兰人文学者爱拉斯谟，他不信任格言，总要究其来龙去脉。

时隔多日之后，这篇文字似乎有了可取之处。除了偶然看到的、与我有同好的一位前辈的一段文字之外，我提供不出任何文献出处。那段文字是在如今称作自由诗的古典诗歌的死气沉沉的底稿里发现的。

我记得原文是这样的：

车帮上有警句的马车
早晨在你身边经过，
在杂货铺温馨的街角上
像是等待着天使。

我越来越喜欢马车上的铭文了，它们是市井之花。

王永年译